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聚

僧行篇第五

序曰夫論僧者六和為體謂戒見利及三業也是以道洽幽明德通賢聖開物成務則福被人天導解律儀則化垂空有並由式敬六和揚明三寶內蕩四魔之弊外傾八慢之幢遂使三千園內咸稟僧規六万踰年俱遵聲教非僧弘御孰振斯哉然則道涉窊隆雌百六之陽九塵隨信毀懷利用之安危通人不滯其開抑鄙夫有阻於時頌故使衆雜邪正布逼引之康莊心包明昧顯登機之闡術是知滿願之侶乘小道而攝生天熱之倫寄邪徒而化物擊揚聲於適道弘喻在於權謀未俟威容惟存離著若斯言之備則通於理行者也或不達者妄起異端若見左行謬僻濫惘弥甚莫思己之煩惑專憚彼之乖儀於即雷同苟冒坑殘夷滅下凡之例抱怨酷而消亡上聖之徒悼兇悖之妄忽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illegible]

自古君人之帝努鑒興亡之經開否
泰之宏綱布容養之寬政闡仁風於
寓內坐致太平弘出處之成規饗茲
大賚餘則察察糾舉背亨鮮之格言
叔羅各失挹凝脂之密令及後禍作
殃扇隄防莫開掩泣向隅斯須糜潰
為天下之所笑也故集諸政績布露
賢明或抗詔而立讜言或興論以詳
正議或褒仰而崇高尚或銜哀而暢
誅詞茲道可尋備于後列

梁弘明集僧行總目

晉庾冰為帝出詔令僧致敬
晉尚書令何充建議不合奏 二首
晉桓玄書論道人敬王者 并荅
桓玄又書論敬議 并王令荅八首
釋慧遠与桓玄書論不敬 并荅
桓楚偽詔沙門不須敬 并荅五首
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
釋慧遠与桓玄書明沙汰事 并荅
支道林与桓玄書論僧籍
鄭道子書論踞食
范伯倫書論踞食
范伯倫表論踞食 并詔荅

釋慧義荅范伯倫書 并荅

范伯倫与生觀二法師書

後秦主令恒標二法師罷道詔 并荅

羅什為後秦主書論恒標罷道事

釋慧遠荅桓玄令返俗書 并荅

釋僧巖荅劉公不還俗書

釋道盛啓齊武論沙汰事

唐廣弘明集僧行篇揔目

東晋丘道護支曇諦誄 并序

後秦釋僧肇羅什誄 并序

宋釋慧琳釋法綱誄 并序

宋釋慧琳竺道生誄

宋謝靈運釋曇隆誄

宋謝靈運釋慧遠誄

宋張暢若邪山敬法師誄

南齊釋慧林釋玄運誄

南齊律師釋智稱誄

南齊虞羲景法師行狀

梁沈約淨秀尼行狀

宋孝武沙汰僧尼詔

元魏孝文褒崇諸僧詔 七首

南齊沈休文述中食論

沈休文述僧會食論

北齊文宣沙汰僧議詔 并荅
梁簡文帝道澄法師亡書
梁晉安王与所部僧正教
梁王筠与東陽盛法師書
梁釋智林与汝南周顒書
梁劉孝標与舉法師書
梁王曇頵与敢法師書 并荅
梁劉之遴吊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吊震兄李敬朏書
梁劉之遴吊京正亡書 金華山栖志
梁劉孝標東陽金華山棲志
陳釋真觀与徐僕射書
陳徐陵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周釋曇積上武帝止沙汰表
戴逵貽書仙城命禪師
幽林沙門釋惠命詶書北齊戴先生
隋內史薛道衡吊延法師亡書
隋釋彥琮福田論
唐高祖問僧出家損益詔 并荅
唐高祖出沙汰佛道詔
唐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詔 并表
今上令議沙門敬三大詔 并百官駮議表啓狀
等及詔所親 表啓論等

廣弘明集僧行篇第五之初 卷二十三

諸僧誄行狀

支曇諦　竺羅什　釋法綱　竺道生
釋曇隆　釋慧遠　釋玄[illegible]　釋玄運
釋智稱　釋玄景　釋淨秀

道士支曇諦誄　東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生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冑遐方而誕秀協川嶽而稟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於天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群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能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諳慧言發於弱齡研微躭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揚大業妙尋幽蹟清言析微加以善屬文辭識賞參流固已諧契風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雖置幽居為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

封道跡巖壑乃考室于吴興郡故鄣
之峴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
所弘可以洗心滌慮筌象之美足以
窮興永年於是晞宗歸仁者自群方
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于
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心應
物不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
以道俗殊致其中抱壹之德又遐迩所
推方將灑拂玄路絙維頹風起外妙
梯擬轍玄蹤惜乎不永遘疾而終識
者深云亡之痛悠情感惟良之悲盖
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此之謂矣雖
至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
骸器同於朽壞然而閑情期於感
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亦何能不
以失得為悲喜臨長岐而悽懷哉尚
冥廢之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援弱毫
而舒情播清暉乎无窮乃作誄曰
綿綿終古曖曖玄路妙緣莫叩長寐
靡寤生滅紛紜動息殊乎相驅百世
季葉弥蠹永溺塵勞孰知其故至人
乗運靈覺中肇未覩滄流井蛙无
小大明馳朗幽夜乃曉滅有歸空除

閑即瞰道洽无方仁被禽鳥昧者靡

遺識者弥了超哉法師道性自然壹

心絶俗柾誠重玄研微神鋒妙悟無

間塵之所者在至斯捐累之所引秉

之弥堅擺落塵羈振拖靈淵遼遼清

雅簫簫貞韻汪汪其冲疊疊其進

和而有慨異而不峻停心獨得摽想

千刃虛以應物无来不順汎遊弘化

振響揚暉開道玄肆摹闢靈扉位制

冥極剖析幽微忘懷善挹穆然靡違

會通羣方捴之所歸遐抗頽綱闡固

法關緒此妙慧乃播神威幽境湛黙

人肆諠引閑邃易一華紛難泯公乃

慨然中駕潛軿卜居川巖攝室林巘

擯域外緣潛精內敏靡筌不服无徵

不盡蔚矣峴嶺崗阜丘墟連峯雲秀

迴壑迂餘庭蔭蕭條階繞清渠翳然

其遠蕭爾其虛眇眇玄風愔愔僧徒味

道閑室寂焉神居心隨道親情與俗

殊道固无孤德必有鄰淵清引暎業

勝懷人睎風宗玄自遠来賓亦有衿

期時来問津湛湛无窮日日王神林

壤有謝道心常新聖逝言絶賢表義

乘翳翳末運玄化將頹潛矣夫子道
俗歸懷庶亭遐年振此落維如何不
弔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
識深慟含情同悲嗚呼哀哉推昔綢
繆驟淹信宿閑宴清宇藉卉幽谷或
濯素瀨一爰憩舉竹屢興名辰汎觴掇
菊梨柚爲甘蒲萄為蕤賦詩詠言怡
然偕足眷懷茲遊想之在目傷哉斯
遇千載無復踐舊霑衿瞻墳悲哭嗚
呼哀哉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
觀千齡一日昧者或應横為凶吉遡
矣法師夙夂玄室累劫之勤不速而
疾庶遘冥緣終會靈術妙行弗運
寔深喪質情在未冥悵為自失寄懷
毫素徽風載述嗚呼哀哉

鳩摩羅什法師誄 釋僧肇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
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
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
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曠世
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
靈規潛遊徽緒殆乱爰有什法師者
蓋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

觀番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謟故 大明集卷第三 第九張 平
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紱承洪緒為
時城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音時將
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穎經於道消
縟落緒於窮運故秉時以會錯枉以
正一扣則時無平鄉冊擊則螻螺歸
仁丁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
車覆轍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奧亦
顯是以端坐嶺東響馳八極恬愉弘
訓而九流思順故大秦符姚二天王
師旅以延之斯二王也心遊大覺之
門形鎮万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
盛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為形授公
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
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
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羲和之出扶
桑融治常道盡重玄之妙閑邪悟俗
窮名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
辯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鼓重振
於閻浮梵輪再轉於天北矣自非位
超修成體精百鍊行藏應時其孰與
於茲乎以要言之其為弘也隆於春
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巍巍乎蕩

蕩乎无邊之高韻然謐運幽興若人
玄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
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西傾靈軸東
摧朝義落曜寶岳崩頹六合晝昏迷
駕九迴神關重閉三塗競開夜光可
惜盲子可哀冈極之感人百其懐乃
為誄曰先覺登遐靈風緬邈通仙潛
凝應真冲漠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
盲子神根沉溺時无指南誰識宜度
大人遠覺幽懐獨悟恬冲靜默抱此
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旣曰應運
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繈褓
雋遠髫齔逸量思不再經悟不待匠
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
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
尊尚素朴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弘无
自替宗无擬族霜結如氷神安如嶽
外疏弥高内朗弥足恢恢高韻可摸
可因愔愔冲德惟妙惟真靜以通玄
動以應人言為世寶默為時珍華風
旣立二教亦賓誰謂道消玄化方新
自公之覺道無不弘靈風遐扇逸響
高騰廓兹大方然斯惠燈道音始唱

俗網以崩癡根弥拔上善弥增人之
滿俗共遂无方統斯羣有紐玆頹經
頑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跡叅
城坊飛雖圓應神冲帝鄉来教雖妙
何足以臧偉哉大人振隆圓德標此
名相顯彼冲默通以衆妙約以玄則
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遭幽里
奠赴天路誰通三塗誰塞嗚呼哀哉
至人無為而無不為攉網遐籠長羅
遠羈紐恩下鈞容旅上橋恂恂善誘
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移時柰何
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既往一道莫施
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公之
云亡時唯百六道匠韜斤梵輪摧軸
朝陽頹景瓊嶽顛覆宇宙晝昏時
喪道目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
感我增摧劬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
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用之無
窮鑽之弥堅曜日絶塵思加數年微
情未叙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賀之以
千時无可待命无可延惟身惟人靡
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昊天嗚呼
哀哉

武丘法綱法師誄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
師卒嗚呼哀哉夫峭立方矯既傷於
通任卑隨圓比又虧於對絜山居恊
楷槁之弊邑止來囂湫之患酌二情
而簡雙事者法師其有焉少遊華京
長栖幽林麓樂志入出乘情去來濤慼
人流詭閑於木石欝爾丘壑求觀於
物類人以為无特操我見其師誠矣
天性膚敏陶漸風味從容情理賞託
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趣慕復求
之道理身法服未纓之累早絕抗趾
神疆丹墀之閾夙判况乃棄門編拂
之跡從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避近傾
蓋著交同以剪落美契羣萃布懐訃
憤以寄當年遂攜手遊梁比翼栖鄧
飡風虛岫揖道玄津比樂齊讌千載
一時自林傾鳥散奄忽盈紀子薄高
柯予淪涅滓常冀曽卜索居之還遂
成梁高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景莫
收致盡川征歸骨曽丘嗚呼哀哉誄
曰厥族氏般是湯之裔榮聲中微源
流昭晳少遭閔凶宗无緦繐慈姑經

[illegible]
嘗記是養衛叐逮三五聡韻特挺雙
奇以秀偶羅膺頡志陋中區思擢神
境脫落生延皃慕緣永皃遵玄轍洞
曉名跡仁義之外通非府憎室欲靡
遂坐以會適弗依朱扉孝卜巖辟來
不濡足去不絕翮頡頏外萃進退損
益予惡浮波尓能即心俱翔道澤
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音自宮
祖國在日在衿往化綿邈遺思沉吟
亦既離逖天道明誓尓出舊山予反
遐裔庶來和運同蔭共憩寒灰弗烟
落葉離綴睽觖莫從子遂下世人之
云亡風懷擠翳嗚呼哀哉云冬凄烈
江澍蕭條寒風颷幕飛霰入艘命有
近止歸塗尚遥惆惆即盡舜舜哀號
猻旅如傳均化无褰嗚呼哀哉懷遊
居之廗丘悼冥滅之靈頌惟採錄於
中京念提攜乃於番境情飄颻於雙齊
思緬綿於兩省何綱縲兮無極心昕
存兮腷臆閼嚴冬兮巳謝韶隆暑兮
既息四運紛其遷迴情期音以長圖
嵩來緣之匪亡眷生亞以增惻嗚呼
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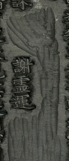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廣弘明集卷第廿三 第十三張 棗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
卒於廬山嗚呼哀哉善人告盡追酸
者无淺含理之滅如惜者又深法師
本姓魏彭城人也父廣戚縣令幼而
奇之携就法汏法師改服從業天資
聰悊思悟夙挺志學之年便登講座
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
挫慮服其精致魯連之屈田巴項託
之抗孔叟殆不過矣加以性靜而剛
烈氣諧而易遵喜捨以接誘故物益
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揚徂秦
登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
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奥所聞日優
所見踰賾既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
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則
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於虛誕求心
應事芒昧格言自胡相傳中華承學
未有能出斯域者矣乃収迷獨運存
履遺跡於是衆經雲披羣疑氷釋釋
迦之旨淡然可尋珎怪之辭皆成通
論雖周之申名教秀弼之領玄心於
此為易矣物忌光顯人疵貞越怨結

同服好析羣遊逢壽翼彶趾銷影巖
[illegible]
亦遵晦至道投跡愚公登舟之跡有
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興寒叢嗚呼哀
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惟是淑靈
育此明雋如草之蘭如石之瑾匪日
薰彫成此芳絢爰初志學服膺玄跡
經耳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
不折善以約言弗尚辭儘有識欽承
歆是鈞賾中年稽教理洗未盡用是
遊方求諸剎隱雖遇殊聞弥覺同近
逢窮无歸迴轅改轍芟夷名跡闡揚
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若出朝離
其明昭照四果十住藉以汲觴易之
牛馬莊之魚鳥孰徵斯實弗迷斯道
淹留玆悟告予誨言道誠在斯羣聽
咸播不獨拯峙誚毀多聞子謂无宮
勸是宣傳識協貞誠見誨浮諠默蔭
去大弭此騰口增栖成英夐逸篁藪
遁思泉源元尋川阜庚乘閑託日仁
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蓀速頹
氣傷于偶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
告暮風肅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
交手今路茫茫去上悽悽情顧孰在

隱淪各從泓汧捴是長乘異成永牙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第十六張 畢
嗚呼哀哉遡来風之絶響送行雲之
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獻歲於興春
騁陽禽之悦豫矚神氣之熅烟念庠
序於茲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
空覿憫高座之虛闇歎因事以矜理
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
信順可推理不湮滅庶或同歸中夫
可略情念可追短章无布聊以寫悲
嗚呼哀哉

曇隆法師誄



謝靈運

夫悧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
了一巳不患其躓而終莫相辨我若
咸歎龖淪得拔竟知于誰莫行跡立
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歇
然意非身之所推期出命之所限者
目所親覿見之若人矣惠心朗識發
於　自稟華冢飆金帛加以巧
乘騎解然竹沫絶景於康衢弄絃管
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弥歷年稔
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
旣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欲
戢送来終歸憂苦不拄其根於何趨

絶且三界迴沉諸天倏瞬況齊景牛
山隋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
此頽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
兼濟物我之志毋氏矜其心姊弟申
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
闔門離世妻子長絶歡娛永謝豈唯
向之靡樂判之感年終古恩愛於今
訣別矣旅舟南邁投景廬嶽一登石
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
深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
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万里相救余
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人期頽
以山招法師至止鄙人學役前詩叙
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間反山成
訛歎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挹迴澗茹
芝朮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
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慍之容令尹一
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袪滌近滯蕩
去薄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
離無象信順莫歸徽集何緣晚節羅
豐遠見叅尋至止阻閡音塵殆絶値
暑遘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
頽實有由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

幾時非以期名盖欽志節追深平生
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
覩彙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即是神明
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惠心夙察吐喻
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畹風過氣越
如彼天倪雲披光發求名約身覲操
未已儻或愚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
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
金縉才練藝技驤首揮霍繁弦綺靡
酒酣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忌
星從悠悠白日凄凄良夜年往歡流
猷來情捨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
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
精粗渾濟善惡參差即心有限在理
莫覲試聚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躓近
羣流缺遠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
業忘因心則善傷物沉迷羨彼驅遣
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榮輿永息
幽嶺捨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若其難
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即愚成絕智之
秉情對理斯涅矣既弗袪滯亦安拔
子之矜之為爾苦節苦在已利貞

猶彼以明闇逝以惡累徙欲以接物

光宜濟此發軫情遣終然理是梁鴻

攜妻荷蓧見子雖杳接人行歌通已

於世因高於道殊郡始見法師獨絕

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秉心即化

棄身羅歎慄道彌厲景命已晏矜物

尋山終息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

延陵已了蔦嫂同施漆園所曉委骸

空野豈異豈嬌幸有遺餘聊給蟲鳥

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

經始偕是登臨開石通澗剔柯疏林

遠眺重疊近屬嶇嶔事寡地閑尋微

探賾何句不研奚疑弗析寒舒軸卷

藏拔紙襞問來答往俾日餘夕洄溺

耦耕衰齊共薇跡同心獻事異意違

承疾懷灼聞凶滿悲孰云不痛零淚

霑衣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

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

情倍俯謝常人仰愧无待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宋謝靈運

道存一致故異代同輝德合理妙故殊

方齊致釋公振玄風於關右法師嗣

沫流于江左聞風而悅四海同歸尓

乃悚仁山林隱居求志於是衆僧雲　廣照明大藏三 第二 英

集勤修淨行同法飡風插逕道門可

謂五百之季仰幼舍衛之風廬山之

峎俯傅靈鷲之音洋洋乎未曾聞也

予志學之年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

非後永違與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

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縱心功

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無光嗚呼哀

哉乃為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頹綱

是寄體靜息動懷真整爲事師以孝

養徒以義仰如如来宣揚法雨俯授

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闚牖鑒不出戶

㮶棐雖御獨為長楚朗朗高堂肅肅

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

優遊儀形廣運慈悲饒益衆生堂堂

其器亹亹其資揔角味道辭親隨師

供養三寶排微辯疑感化濟濟仁德

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

戒德鞠躬令聲續振五濁曁隆如道

讃揚弥盛弥沖十六王子孺童先覺

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甘露

潤澤如彼瓊瑶既磨既琢大宗戾止

座衆龍集聿来胥宇靈寺奚立舊壁研機新學時習公之勗之載和載輯爲修什公宗望支秦乃延禪衆親承三昧衆美合流可久可大穆穆道德超於利宮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沉輝三光寢晰衆慧摧柯連波中結鴻化垂緒徽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冲素死增傷悽單塋土槨示同縿影人天感悴帝釋慟懷習習遺風依俙餘悽悲夫法師終然是栖室无停響除有虛蹊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惲蹄塋今子門徒曾同斯難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法師何時復還風嘯竹栢雲藹巖峯川壑如丘山林改容自昔聞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衔恨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閻浮無希嗚呼哀哉

若邪山敬法師誄并序　宋張暢

夫待物而遊致用生外道来自我懷抱以徽故晦寶停璞導輿車以出魏獨逸雲緒豈增軒以入衛是以士之傲俗尚孫其道幽居之民无悶高獨

吾每宣書風流照爛故已跋子感詠
身心不足若乃沖獨之韻少歲已高
絕嶺之氣早志能遠初廻駕廬山年
始勝髮緬邈之志直已千里乃求剃
形就道忘家入法時沙門釋慧遠雖
高其甚高以其尚幼未之許也遂乃
登孔澗首太羊臨壺投地之險以身
易志法師乃奇而納焉胄翔華胤業
集素履勁露未嚴先風苦節同學不
勝其勞若人不改其操于時經藏始
東肆業華右遂拓塗万里屢遊函洛
定慧相曉致用回徵羅什既亡遠公
沉世乃還跡塞門屏居窮岫其不出
意若邪山之者於茲二十餘年矣余
射謝病歸身惟風停想法師秉感来
遊積席談晏清揶音言不別而別故
已嘿語交達而動靜虛貞矣徵士戴
顒秀調宣簡神居共逸風理交融乃
倚岫成軒停林啓館即此人外因心
會友西河方浪東山已隤風雲既盡
草木餘哀心之憂矣淚合無開嗚呼
哀哉乃為作詠曰
在尚尚王歌鳳伊洛逸路翔雲高軒

鶴霛源世流幽人代作歸來之子　廣弘明集[illegible]

跨吉逢運結蹤承風違逵龍袠閈緯玉

則溫經金斯振歲學尚幼年盈數始

令德既軒其秀唯起鋒穎万代風摽

千里情愛相輕家國如草達矣掐人

獨肆玄寶揔駕七覺飛棨八道三江

多靜湛勝廬山地去万物軌跡停玄

遠遠清慧結宇承烟前驅羣有首路

人天吾生製融集彼清風業流善會

情竦妙同白日春上素月秋中方寸

無底六合可窮卓彼羅什三界特秀

真俗兼冠神道領袖若人對嚮承車

即蹤沙漠織寒長風負雪捘袂冰霜

攬裾暮節誰斯問津悠焉在掐症衿

老帶孔思周情百時如一京載獨開

胷地既滿碩惟糟粕移此無生悽居

樹席妙入環中道出形上所謂伊人

玄途獨亮智虛于情照實其相生往

无往異壞相尋羅什就古慧遠去今

匠石何運伯牙罷音般憂逝道昔還

余心東巖解迹削景若邪早悵風首

春席雲向流庭結草複渚含波月軒

東秀日落西華情步不孱寢興高絶

白雲臨操清風練節經綸五道提衡
六趣四諦歸想三乘揔路生滅在法
諸行難常指人薪盡舊火移光白日
投晦中春起霜嗚呼哀哉昔余紈髮
早識清衿送志悲歲迎韻者心家貧
親老耕而弗飽就擻退歡身素孤夭
旣隣于形徒通以道自我從病高樹
東山明月逢靜白雲路閑承松吐嘯
風上舒言咨予戴侯風居凉峻佇館
伊人流心酌韻如何高期隣成幽顯
五弦喪弄三鶴誰醆嗚呼哀哉山泉
同罷松竹哀凉秋朝霜露寒夜嚴長
嗚呼哀哉孤猨將思旅鴈聲時廣闊
性品无情者誰連臺成草比館唯悲
存亡旣代物色長衷嗚呼哀哉蒼生
失御万物无歸陰爽就夜重陽頓暉
嗚呼哀哉伊四望之茫茫愴余心之
悄悄雖淒至之有端固憂来其無兆
隱(於斯久)長思以歎悲諒縱横於言表
嗚呼哀哉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并序) 南齊釋慧林

維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門釋
玄運右卧不興神去危城嗚呼哀哉

法師本譙邦右族寓于燉煌幼禀端
明仁和之性長樹弘懿沖閑之德真
粹天挺凤鑒道勝乃遺擯俗纏超出
塵寰濯景玄津栖習法道率由儀律
之絕精學體微之妙潛仁晦名之行
散畜忘相之施無德而稱者日夜而
茂焉敷說架乎當時理思冠乎中世
鑽仰之徒自遠而來虛至實歸遍于
轍跡帝后儲貳之尊藩英鼎宰之重
莫不揖道宗師瞻猷結歆而宏量邃
奧不以貴賤殊其顧眄夷整淵深
不以寒暑品其懷抱所以括綜像末
崇振頹流者法師其人矣啓訓之緣
有限負手之歌會終風火告徵愈恬
明於危識靈聖滅現屢恭悅於告漸
春秋六十九嗚呼哀哉緇素哽識內諮
慟魂慕題往迹行寔浮言迺作誄曰
世滯悠曠苦海遐長慾蓋脩掩愛網
宏張法燈不耀慧日霾光朽宅熸仆
炎火浮揚二儀攡毀筭其有歲三轉
廓遼空劫誰討從冥詎曉淪川莫濟
接踵既疎寔資命世日誕明哲降靈
自緣涵徹蘊器有表孩年神幾幼叡

凝鑒早宣猶玉初瑩若珠啓泉無[illegible]
塵濁超悟玄徹訣捨愚縛澄翦情遷
齠年植節丱歲從師承規撿欲肅範
儀威秉躬淳絜淑慎心行學辯秘源
問窮理賾前隱用照往疑斯鏡匪佚
功倍思高業盛爰洎中歲緯奧去廣
輪演法空雲添日朗乘衢若夷權開
似敞悠悠品類式是宗仰右河振聞
左江標秀聲因德宣播緣道富提獎
詢求悅懌研授仁厚猶地志高如岫
輟食赴嚫捨纊矜寒蓄無停日財以
施單寧賤傲色匪貴愉顏湛茲懿慶
均彼籍蘭敎之所洽晦識斯明智之
所誘務以心成接惰茂貨撫迷諒情
憑微請要莫不咸亨險路恒遠開引
有極生滅相禪念念匪息徂年京留
西光遷逼雲變豈停將運淨域嗚呼
哀哉體深病苦廬達四疾鍼石醫丞
兮劑貶失端情法旅正想慈律不捨
勇勤措拯羣墜嗚呼哀哉合既終離
假會應謝同悲素林寂然中夜訣人
勗善瞻天儼駕卽彼銜宮去此塵舍
嗚呼哀哉絕徽言於永沒毀舟艤於

遐迷挨崇塵之嚴華無峻堂之雕麗 (廣明寺釆藥主 第壬張 乘)
捨形有其若遺遷情靈其何界資訓
仰兮春徒空血淚兮感逝鳴呼哀哉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行狀 (闕 撰)
法師諱智稱其先曰某郡某氏抱汾
滄之清源稟河山之秀質昔靈因於
上業成慧性於閻浮直哉惟清奚初
夙備温良恭儉體以得之然天韻真
確含章隱曜沉漸人羣莫能測其遠
迹蓋由徑寸之華韜光潛璧盈尺之
寶未剖聯城監觀者罔識其巨麗逖
聽者弗得其鴻名羈束戎旅俛起阡
陌年登三十始覽衆經退而歎曰百
年倐忽功名為重名不常居功難與
必且吉凶悔吝孔書已驗變化起伏
歷聖未稱安知崢嶸之外寥廓之表
寵括幽顯大援無邊者哉彼有師焉
吾知歸矣遂乃長揖五忍緩衽四依
挫銳解紛於是乎盡宋大明中益部
有印禪師者苦節洞觀嚮為帝師
上人聞風自託一面盡礼印公言歸
庸蜀乃攜手同舟以宋泰始元年出
家於玉壘誠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

波若高步道場既而敬業本師就
辯志遨遊九部馳騁三乘摩羅之所
宣譯龍王之所韜秘雖且受持諷誦
然未取以為宗常謂攝心者迹遊務
則心檢弘道者行行密則道存安上
治人莫先乎礼閑邪遷善莫尚乎律
可以馳車火宅翻飛苦海瞻三途而
勿踐歷万劫而不褰者其毗尼之謂
歟乃簡弃枝葉積思根本頓轡洗志
以為己任於是曳錫踽步千里遊學
擁經持鉢百舍不休西望荊山南過
澧浦周流華夏博採奇聞土木形骸
琬琰心識靡高不仰無堅不攻寢之
所安席不及煖思之所至食不遑食
入道三年從師四講教逸功倍而業
咸經明每稱道不墜地人各有美言
尼之學何詎常師于時具隱二上人
先輩高流鳳鳴西楚多寶穎律師含
聞溫故翰起東都法師之在江陵也
稟具隱為周旋及還京雒以穎公為
益友皆權衡殿最言刈菁華捨稊稗
而膳稻粱會鹽梅而成鼎飪其理練
其旨深膺受末學莫能踵武以泰始

六年初講十誦於震澤闡揚事相咫
尺神道高談出雲漢精義入无間八
万威儀怡然理暢五部章句渙尒同
波由是後進知宗先達改觀輝光令
問於斯籍甚法師應不擇方行有餘
力清言終日而事在其中立栖雲於
具區營延祚於建業令不待嚴房攏
肅靜役不加迅棟宇駢羅自方等来
儀變胡為漢鴻才鉅學連軸比肩法
華維摩之家往往間出涅槃成實之
唱處處聚徒而律藏憲章於時最寡
振裘持領允屬當仁若夫淵源浩汗
故老之所迴惑峻阻隱複前修之所
解駕皆剖折豪氂粉散膠結鉤深致
遠獨悟胷懷故能反戶之南彎弓之
北尋聲赴響万里而至門人歲益經
緯日新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
朝同業者二十有餘載君子謂此道
於是乎中興絕慶弔屏流俗朱門華
屋靡所經過齊竟陵文宣王頋輕千
乘虛心八解嘗請法師講於邸寺既
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而
荅曰我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

與時法筵廣置髦士如林主譽既馳
客容多猛發題命篇疑難鋒出法師
應變如響若不留聽圓辯者土崩負
強者折角莫不遷延從靡亡本失支
觀聽之流稱為盛集法師性本剛克而
能悅以待問發言盈庭曾无忤色虛
已博約咸竭厥才依止疎附訓之如
一少壯居家孝子惟友脫屣四攝愛
著兩忌親黨書介封而不發內怨哀
感抑而不臨常日道俗異故優賑親
承音旨寧習其言而忽其教煩惱㖃
濡蕭然頓遣法師之於十誦也始自
吳興迄于建業四十有餘講撰義記
八篇約言示制學者傳述以為妙絕
古今春秋七十有二齊永元三年遷
神于建康縣之安樂寺僧旻般赴若
喪昆姊諒不言之信不召之感者云
若夫居敬行簡喜愠不形於色知人
善誘甄藻因遺於時臨財廉取予義
激碣河華不能充其量蓋淨行之儀
明允方大處變不渝汪汪焉堂堂焉
表息心之軌則歟弟子某等感梁木
之既摧慟德音之永閟俾陳信而有

徵庾流芳而无愧

廬山香鑪峰寺景法師行狀 虞羲

法師諱僧景本姓歐陽衡陽湘鄉人也資无始之良因得今生之遠悟黃中通理幼而自然好誦經善持操行止有方身口无擇十歲而孤事母盡孝母為請室良家非其好也辭不獲命弱冠以世役見羈于時戎馬生郊羽檄日至躬擐甲冑跋履山川且十年矣雖外當艱棘而內結慈悲故未離人羣巳具息心之行後行經彭蠡見廬岳而悅之於是有終焉之志復反湘川稍棄身非所味道忘食日一菜蔬後得出塁門便離妻室忽夢廬山之神稽首致敬曰廬山維岳峻極于天是曰三宮辟立万仞欲屈真人居之真人若不見從則此山永廢矣又夢受請而行至香鑪峯石門頂見銀閣金樓丹泉碧樹崢嶸刻削希世而有於是雞鳴戒旦便飄尓晨征于時江陵僧徒多有行業或告法師曰荊州法事大盛乃因此東拙自夏首西浮過僧淨道人深解禪定乃曰真

吾師也遂落髮從之住竹林禪房始
断粒食默然思道或明發不寐刻史
聞風而悅欲相招延或曰此公乃可
就見不可屈致也於是累諮草廬遂
服膺請戒江漢人士亦迴向如雲先
是神山廟靈驗如響侵迕見灾且以
十數法師考室其旁神遂見形為礼
使兩神童朝夕立侍有女巫見而問
之法師不荅廬山神復来固請以永
明十年七月振錫登峯行履所見宛
如夢中乃即石為基倚巖結構住坐
端念虎豹為羣先德曇隆慧遠之徒
亦卜居于此既人跡罕至遂不堪其
憂且山氣氤氳令人頭痛身熱曾未
幾時莫不来下唯法師獨往一去不
歸既卻禾黍之資不避霜露之氣時
捫蘿越險行動若飛或有羣魔不憙
法師来者能使雷風為變以試法師
既見神用礭然魔羣乃止久之復隨
險幽尋造石梁石室靈山秘地百神
之所遨遊也法師說戒行香神皆頭
面礼足昔神人吳猛得入此遊觀自
茲厥後唯法師復至焉羲皇以来二

人而已矣初法師入山二年禪味始
具每發心入寐偏見弥勒如来常去
宿植之緣也建武四年春忽語弟子
曰吾壽當九十但餘年无益於世而
四大有累於人思拯助衆生不得久
留此矣七月二十一日標極嶺西頭為
安尸之處人莫之知也後七日而疾
疾後七日而終春秋五十八臨終合
掌曰願即生三途救一切衆苦又曰
吾以身施烏鳥慎勿埋之初法師喚
下寺數人安居講授或謂法師曰今
欲出山尋醫又勸進飲食法師曰吾
累在此身及吾无身吾有何累勿多
言也遷化旬有六日容貌如生兩指
屈捲伸之隨復如故宿德比丘皆曰
夫得道人多以七為數法師自疾至
沒不其然歟兩指不伸亦良有以
也初鑪峯孤絕羽翼所不至自法師
經始常有雙烏来巢及法師即化烏
亦永逝矣惟法師宿籍幽源久素淨
業故慈悲喜捨習與性成徽妙玄通
因心則有入山林而不出絕榮觀而
超然若乃入珎強骨之資九轉延華

之術皆如脫屣矣唯直心定志在無
價寶舟愛護化城期為彼岸鏁仰不
測故未得而名焉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沈約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
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益佐禹治
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
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為宣王侯
伯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為
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為太原太守徙
居北地烏氏遂為郡人焉自時厥後昌
阜于世名德交暉蟬冕疊暎漢嘉元
年梁景為尚書令少習韓詩為世通
儒魏時梁爽為司徒左長史秘書監
博極羣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
為涼雍二州刺史即尼之迺祖也闡
孫摛晉范陽王虓驃騎參軍事魚陽
太守遭永嘉蕩析淪於偽趙為秘書
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為散騎侍郎
子疇字道度征虜司馬子粲之仕宋
征虜府參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
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
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

凢孩穉同數齡便神情竣徹非常童
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
歲慈念弥篤絶粉黛之容棄錦綺之
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年十二便求
出家家人若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
心祈冥感専精一念乃屢獲瑞祥亟
降瑞相第四妹超獨為先覺閑辟
内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聡叡幼而
超羣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
行道聞讀大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
即長蔬不噉二親覺知若得魚肉輙
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
師往来梁舎便就五戒勤翹奉持未
嘗違犯日夜恒以礼拜讀誦為業更
无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
物雖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
道父母為郭遂推流歳月至年二十
九方獲所志落綵青園服膺寺主上
事師度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
弗及躬脩三業夙夜匪懈僧使衆役
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關渉有關
井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
云此居當生兜率天也又親於佛殿

[illegible]

內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
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戰慄上淡然
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撿聲所在
旋至拘欄二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
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
中坐伴類數人一尼斬眠此尼於睡
中見有一人頭亜于屋語云勿驚某
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
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事蹔欲下
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
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
事以類甚繁既不即記志多漏忘不
得具載性受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
承於是現請耀律師講內自思惟但
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即夢
見鳩鵲鸜鴿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
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我
助某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成
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
皆精後又請頴律師開律即發講日
清淨覺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
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
更无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觸即詣

律師律師答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

恐有失且見諸寺尼僧多不如法乃
喟然歎曰嗚呼鴻徽未遂靈緒稍隤
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即自懺悔
行摩鞞壇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
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
尒思從何況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慙
愧者哉遂相率普懺无有孑遺又於
南園就頴律師受戒即受戒日淨覺
水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
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詣
寺敷弘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流
遶届于今頴律師又令上約語諸寺
尼有高牀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
制勒无不祗承律藏之興自茲更始
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水香復
如前不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
師已遷背更无覲侍於是思别立住
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嘿者以宋
大明七年八月故黃脩儀及南昌公
主深崇三寶欽仰德行初置精舍上
麻衣弗溫藿食忘飢躬執泥瓦盡勤
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号曰禪

林盖性好閑静宜感有徵矣而制龕
[illegible]
造像元不必備又寫集衆經皆令具
足莊黄漆成悉自然有娑伽羅龍王
兄弟二人現迹弥日不滅知識往来
並親瞻覩招納同住十有餘人訓化
與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果食
之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
七日供養礼懺始訖攝心運想即見
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呿羅一
言毗呿羅所著袈裟衣色如桑葚之熟
因即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於是遠
近尼僧並相倣斆改服間色故得絶
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
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日凡聖无
遮大會已逾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
罽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為千又請凡
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
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
自云從罽賓國来又問来此幾時答
云来始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
觀其動静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
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
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

以雜物因而礼拜内外寂嘿䏝闇器 [illegible]集卷第二十三 第三十九張 [illegible]
揪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
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
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
言已曉自起開戶見外猶闇即便開
戶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也又經違
和極為綿篤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
界山河樹木浩然无㝵欣尒獨笑傍
人怪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礼拜讀
誦如常无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
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
解問言為何所捧荅云見寶塔從地
出意欲接之幡花伎樂无非所有於
是疾恙豁然而除都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
中亦殊綿惙恒多東向視合掌向空
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白
說云見弥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
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无量滿
虛空中須臾見弥勒下生翅頭末城
若有人持幡花伎樂及三臺来迎於
此上幡花伎樂非世間比半天而住
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
未見但聞有雷已尒時已作兩臺為此

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
花在邊人来近牀語莫壞我花自此
之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
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
即愈疾差之為理都以漸豁然而去
如此甚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
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
即自圍遶誦唄唄聲徹外眠覺所患
即除又白日卧開眼見佛入房幡蓋
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
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
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
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
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
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
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擅越
勿見遺棄上即荅云法師丈夫又弘
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棊甲是女人何
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為丈夫
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轉惡
與今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
飲粥日少為治无益漸就綿惙至七
月十二日尓時天雨涼閟勢如小退

[illegible]

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
幡竿猶車在地幡之為理不異世間
一軍隊捨鼓旗幡也至二十日便絕不
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
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云見
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
後泯然而卧作雨炊久方復動轉自
云上兜率天見弥勒及諸菩薩皆黄
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淨異可
高三尺許以上弥勒即放光明照于
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
滿故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
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彼利
趍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問何意
將趍去答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
法師是人中果報鄉得食天上食不
聽將去既而欲見令法師閑居上為
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
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
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令作
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
因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
說餘事但云有二十二童子一名功

德天二者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須
恒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餚
飲食令衆中行之復去空中晝夜
伎樂鬧人耳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